吹去塵埃　掩卷輕嘆——

讀蔣元樞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

林天人



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封面　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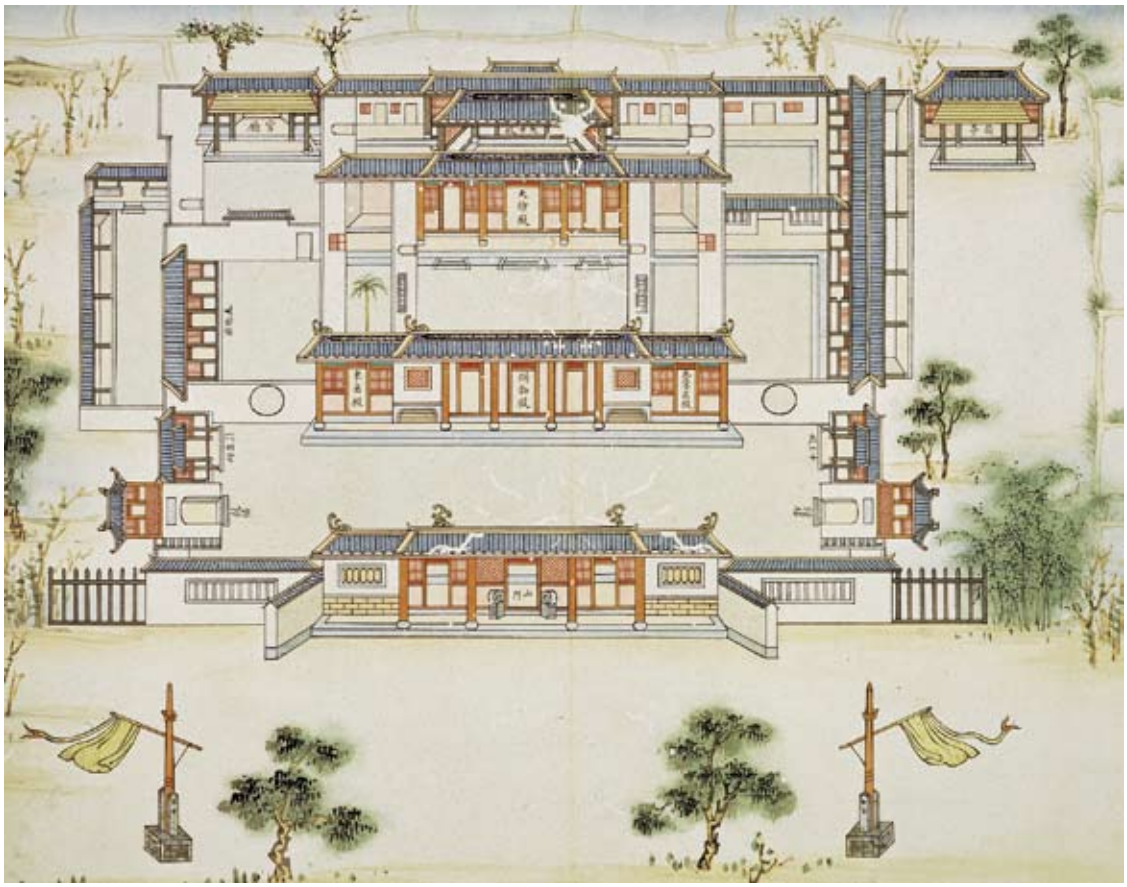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來臺灣史的研究，頗有銳利蓬勃的態勢；各方向的主題，多元而成果豐碩。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品的特性，雖較偏重臺灣以外的文物，但從量及質而言，文物中與臺灣相關者，卻也不乏精品，數量亦豐。

蔣元樞的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對於研究清代臺灣各項制度的學者，如經濟、教育、軍防、禮樂、建築……等，應不陌生：這本內容包羅萬象的圖說，除了具體以圖繪來表示事物本身外，也配合文字說明書中所描繪的物件。圖文說明除了生動外，也容易讓閱讀者印象深刻；史料能有「左圖右文」的效果，研究者當更得研究的旨趣。

歷史光影・乍現還滅

「我將超越，但我永遠不會抵達。」比利時詩人伊達・那慕爾（Ida de Namur, 1083-1117）如是說。是的，對人類而言，歷史永遠沒有盡頭；同樣的，它的前進，從不因為任何理由停下腳程。因此，漫漫的歷史長河，留下不少琤琤琮琮、有血有淚的回音；俯仰在歷史的殿堂裏，永遠不會寂寞。但長久以來，歷史研究者常把推進歷史的眼光，放在握有權勢或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中，而忽略了寂靜的大多數；彷彿歷史的功業，是成就於少數人之手。殊不知，歷史是一個滾動向前的巨輪，推動它的人不僅王侯將相，有時候戍邊疆吏，甚或是升斗小民之流，都可能是關鍵的推手。

在臺灣史上，蔣元樞（一七三九—一七八〇）稱不



蔣元樞所重修之「海會寺」原址，即今之「開元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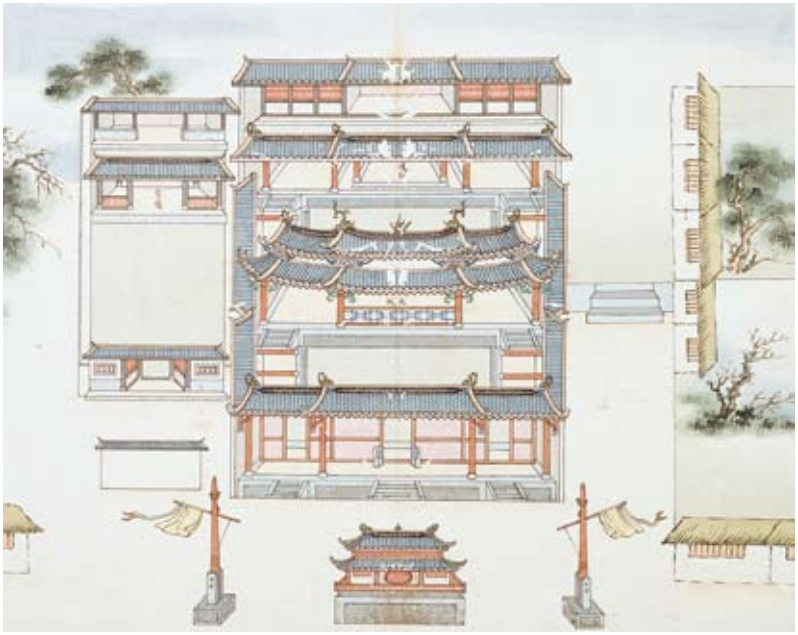
上赫赫有名；他在臺灣任官時所做的一切，不過像歷史長河中的櫓槳輕划，攪起的一道道輕波銀漣；但波瀾中所閃現光影，卻成為臺灣史上難以磨滅的記憶。

他的名字輕輕地劃過歷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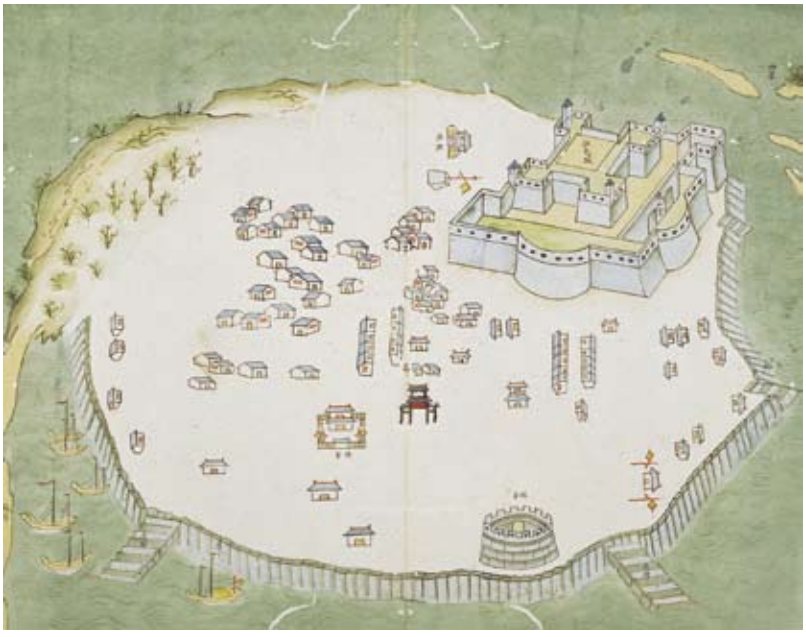
蔣元樞，字仲升，江蘇常熟人。其父溥，祖廷錫，皆官至大學士。他本身也是乾隆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）己卯科舉人。乾隆二十九年（一七六四），元樞首次由捐納出仕，分發福建試用，歷署僊遊、建陽、崇安等知縣。乾隆三十四年（一七六九），由署崇安知縣調補晉江知縣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四月，陞署臺灣府知府，任期三年；直至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）六月，萬綿前到任。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四月二十九日，元樞護理臺灣道；以同知陞署知府，按例應引見實授。其後乾隆四十四年

（一七七九）二月引見，發往福建以知府用。乾隆四十五年（一七八〇）南巡，復引見。惜不久蔣氏病歿，得年四十二歲。

短暫的一生，沒有顯赫的官位，大都遊仕在閩、臺一帶。最長的任期在臺灣，而最有功績的仕途也在臺灣知府任內。任官期間，如果沒有留下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這部圖畫書，他的一切會如大多數來臺仕宦的官員，很快地被歷史遺忘。雖然記述蔣氏行誼的史料寥若晨星，所幸還有一些地方志書稍稍提及，如《常昭合志稿》、《重修臺灣省通志》、《續修臺灣縣志》……等；不過，也僅雲淡風輕地追記蔣元樞在臺三年（一七七五—一七七七）任內，所推動的重建工程的事蹟。歷史的脆弱與無情，確實令人捏一把冷汗；當事件發生



《圖說》所繪之「天后宮」，原為明寧靖王府邸。



《圖說》所繪重修安平（紅毛城）石岸示意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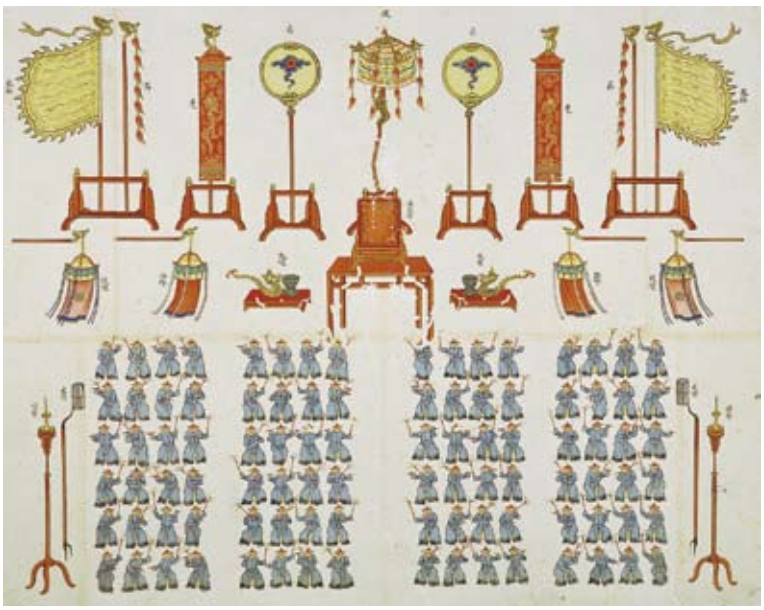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府城內之橋樑；《圖說》上所繪諸橋，均見於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中。

時，仰望、歌頌的資料或許還有，但隨著人事的滄桑，資料或毀或棄，讓後世僅存追憶，如何復原事件全貌？再者，如果蔣氏沒留記錄，或因史料不幸遭毀，後世又將如何給他公允的評價？

他的事蹟豐富了時代

《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》，紙本彩繪，每幅均縱三三公分、寬四一．五公分，共繪圖與圖說四十組八十件（內有一幅稱「記」；其餘皆稱「圖說」）。分別記錄蔣元樞在臺任內，所推動的各項公共建設；各項建設包括公共空間及官舍衙門的建築，如〈重建臺灣郡城圖說〉、〈移建中管衙署圖說〉、〈鼎建塩課大館記〉、〈移建臺灣佐屬公館圖說〉、〈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〉、〈捐建南路兩營公署圖說〉、〈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〉、〈重建洲南塩場圖說〉、〈重建臺郡橋梁圖說〉、〈重修塭岸橋圖說〉、〈修築安平石

岸圖說〉、〈新建鯽魚潭圖說〉、〈重修臺灣府署並建迎暉閣景賢舫圖說〉；在攸關民生經濟、教育場所及宗教寺廟、民俗文化等主題，如〈恭修萬壽宮圖說〉、〈捐修各營兵屋圖說〉、〈鼎建臺郡軍工廠圖說〉、〈建設臺邑望樓圖說〉、〈建設鳳邑望樓圖說〉、〈建設諸邑望樓圖說〉、〈建設彰化縣望樓圖說〉、〈建設淡水廳望樓圖說〉、〈孔廟禮器圖說〉、〈文廟樂器圖說〉、〈佾舞圖說〉、〈重修臺灣府學圖說〉、〈重建臺灣縣學圖說〉、〈重修臺郡崇文書院魁星閣圖說〉、〈重修臺郡先農壇圖說〉、〈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〉、〈捐修臺鳳諸三縣養濟院普濟堂圖說〉、〈建設南壇義塚並殯舍圖說〉、〈捐建北門兵丁義塚圖說〉、〈重修臺灣府城隍廟圖說〉、〈重建洲南場禹帝廟圖說〉、〈重修關帝廟圖說〉、〈重建臺郡天后宮圖說〉、〈重修海會寺圖說〉、〈重修瀨北場上帝廟圖說〉、〈重修龍王廟圖說〉、〈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說〉；每件均配合圖與文說明。僅最後一件署〈重修臺灣府署並建迎暉閣景賢舫圖說〉，僅存圖說而缺圖繪；因此，實傳七十九件。此圖說所繪各建築為蔣元樞署臺灣知府三年之政績。



〈文廟樂器圖說〉與〈佾舞圖式〉基本上將文廟配置樂器、舞式詳細呈現；惟所繪「樂舞圖」不合規矩，不詳為何。

蔣元樞三年在臺為官，留下不可「磨滅」的政績；在每一項工程後，除了以「圖繪」、「圖說」留下見証外，又以「碑記」或「圖碑」留存，其中現存碑石或載諸文獻之碑文，如：〈重建郡城碑記〉（載於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）、〈恭修萬壽宮碑記〉（碑存臺南第一碑林）、〈重修海會寺碑記〉（碑存臺南開元寺）、〈郡城佐屬公館碑記〉（載於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、〈重修臺灣府孔子廟學碑記〉（碑存臺南文廟）、〈接官亭圖〉（按此碑即〈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說〉之記；碑存臺南第一碑林）、〈軍工廠圖碑〉（碑存臺南歷史博物館）、〈重建臺灣廟學碑記〉（載於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、〈重修郡城隍碑記〉（載於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）、〈重修先農壇碑記〉（載於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、〈重修天后宮碑記〉（載於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、



〈文廟樂器圖說〉與〈佾舞圖式〉基本上將文廟配置樂器、舞式詳細呈現；惟所繪「樂舞圖」不合規矩，不詳為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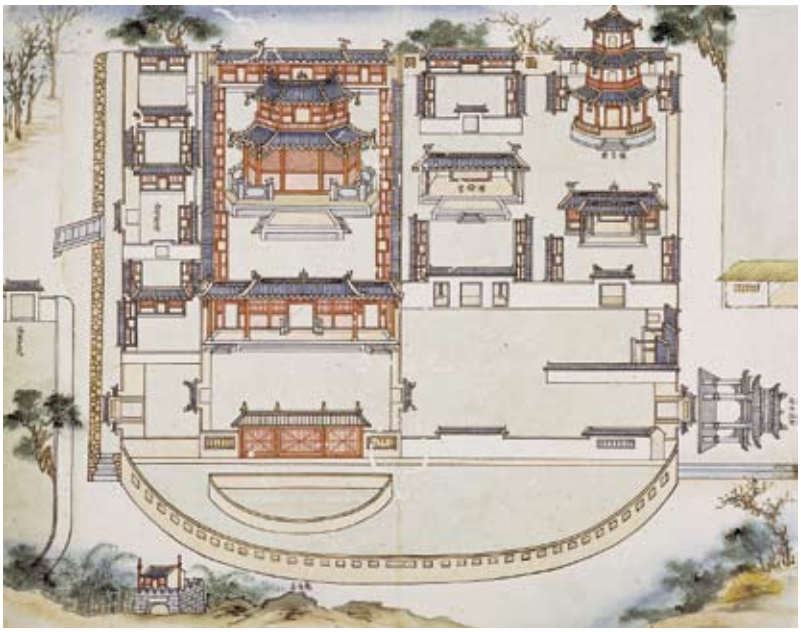
〈建設義塚殯舍碑記〉（載於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）、〈澎湖西嶼浮圖記〉（載於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、〈重修關帝廟碑記〉（載於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及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）。碑文與圖繪、圖說互証，除了說明蔣元樞之在臺政績外，也見証了乾隆時期臺灣各項建設的發展。

史家雲集・斯人憔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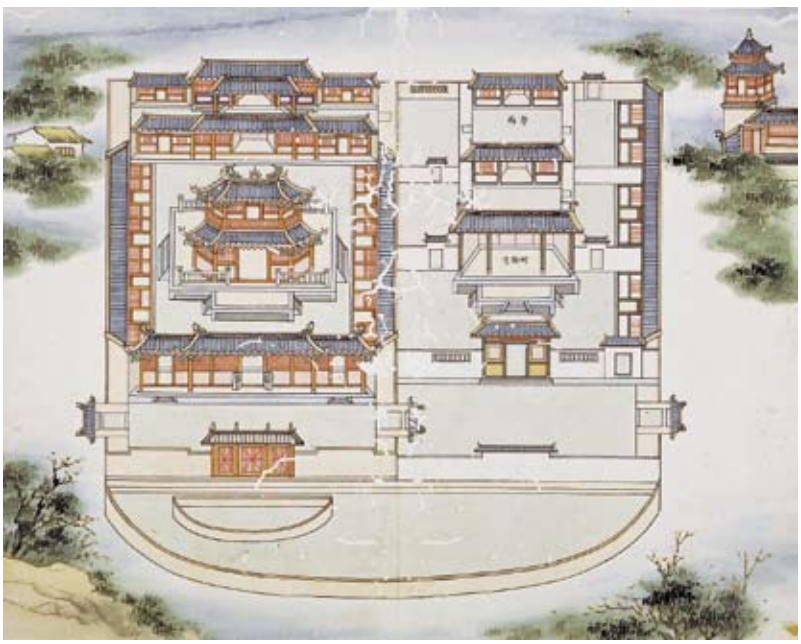
在圖說中，多處提及圖繪中各建築並非支使公帑，而是募得捐獻者斥資修建；而蔣元樞個人捐獻項目尤多，金額尚且不少。在〈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〉中，提及蔣元樞一次捐出番銀五百元，是認捐名單中的「最大戶」；其他各項建設或多或少，都捐出若干來計，元樞在臺任內大概要捐出了三年為官所得。清代臺灣知府年所得多少？而年開銷又耗費多少呢？根據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〈存留經費〉云：「**俸銀六十二兩四分四釐（閏年加銀五兩一錢七分零，今裁）。門子二名，共銀一十二兩（閏年加銀一兩，年勻給銀四錢），實銀一十二兩四錢；轎、傘、扇夫七名，共銀四十二兩（閏年加銀三兩五錢，年勻給銀一兩四錢），實給銀四十三兩四錢；歲快一十六名，共銀九十六兩（閏年加銀八兩，年勻給銀三兩二錢），實給銀九十九兩二錢；禁卒一十二名。共銀七十二兩（閏年加銀六兩，年勻給銀二兩四錢），實給銀七十四兩四錢。乾隆二十年，諸羅縣原解皁隸一十二名工食銀七十四兩四錢改歸就近解給，今實給役食銀共一百七十九兩八錢（舊有燈夫四名，每名工食銀六兩，閏年加銀二兩，年勻給銀八錢，實給銀二十四兩八錢。今裁）」。另養廉部分，同書〈養廉〉云：「**臺灣府，每年養廉一千六百兩。臺灣縣解銀二百兩，又代彰化縣解銀一百兩；鳳山縣解銀四百兩，又代彰化縣解銀一百兩諸羅縣解銀八百兩。**」若以此計，蔣元樞收入不可謂豐厚；而他又將為官俸祿幾投入所有的建設中。沒有任何文獻記載，蔣元樞何以如此？清代在臺任官何止千百，能急公好義若此又有幾人；蔣氏之行恐怕不是僅為沽名釣譽的「官聲」而為之吧?!或者可以說蔣元樞在臺的作為，雖不能改變臺灣的歷史，

但他著實在歷史留下典範。

當我們面對蔣元樞在臺興建而部分仍殘存的古蹟，歷史的感覺油然而生；腦海中猛然想起歌德的一句話：「歷史感指的是這樣一種高度文化修養的感覺，它在評價本時代的功績和勳業時，也考慮到過去的時代」（歌德《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》）。蔣元樞一生都在乾隆時期任官；清乾隆是歷史上令人怦然心動的大時代，史家對這個時代的研究已汗牛充棟。乾隆在位期間最引自豪的「十全武功」中，亦有「靖臺灣」的平定林爽文（乾隆五十三年，一七八八）之變；因此，乾隆時期的臺灣史也算是大時代的歷史。但很遺憾，蔣元樞卻難獲得史家的青睞；在「碧落與黃泉」幾近遍索的清代臺灣史研究中，研究他的作品卻如鳳毛麟角；其實以他在臺的貢獻，尊以君子不朽之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，誰曰不宜?!



〈重修臺灣府學圖說〉、〈重修臺灣縣學圖說〉呈現清代學宮情況。



〈重修臺灣府學圖說〉、〈重修臺灣縣學圖說〉呈現清代學宮情況。